

年二十六 選說小篇短

林柏燕編

黃	許	孟	朱	王	舒	李
春	家	瑤	西	默	暢	
明	石		甯	人		
張	陳	倪	江	司	黃	
系	冷	亭	彤	徒	菊	
國			晞	門		

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集

編者：林 柏 燕

發行者：財團法人
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
臺北市中華路一段89之3號
電話：3313763

出版者：書評書目出版社
臺北市信義路二段228巷15弄5號
電話：3516608
劃撥帳號：19274（書評書目社）

印刷者：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
臺北市貴陽街二段232巷4號
電話：3319172

局版臺業字第0800號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五版

有版權·勿翻印

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

目 錄

年度小說選編選緒言

李 喬：孟婆湯

舒 暢：○

王默人：盯着天花板上的壁虎

朱西甯：我與將軍

孟 瑤：白日

許家石：一九七二年的冬天

黃春明：莎哟娜啦，再見

王鼎鈞：小鎮逸聞

黃 蒨：阿貴

一 二九 七
二 四七
三 六一
四 九一
五 一〇五
六 一二一
七 一七七
八 二〇三

司徒門：金樹坐在灶坑前

二一一

江彤晞：彩虹的變貌

二四一

倪亭：青衫淚

二七三

陳冷：風在那裡

二八五

張系國：香蕉船

三〇五

林柏燕：「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」後六

三一七

年度小說編選緒言

「年度小說選」進行到如今，已經是第四本，前三本一直由隱地擔任主選，從六十年開始，由我們年度小說選編委會的幾位朋友輪流主選。隱地這幾年工作得很辛苦，六十年度的棒子已經交給鄭明嫻小姐，在這交棒之始，我們極願莊重而興奮地一談今後對於年度小說選的想法、作法和希望。

首先談到「年度小說選」的編選緣起和旨趣。

隱地在「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」後記中，曾經有這麼一段文字，足堪代表此一工作的初步構想：「我們的作家有不少深沉、耐讀且值得保留下來的作品，讀者可以再四瀏覽，批評家更應進一步去研究與分析，以探討他們之中的技巧和奧妙，然而由於沒有人做蒐集編選的工作，這些作者們的心血結晶，往往隨着歲月的消逝，不久就被人淡忘了。每念及此，總不禁使人覺得既遺憾又可惜，於是我嘗試着展開了編『年度小說選』的構想。」

前年秋天，我到省立新竹高中教國文，由於在「青溪」寫稿的關係，同臺北時偕鄭明嫻與隱地一塊見了面。三個人談到「年度小說選」的問題，隱地即表示希望能找幾位文友合作來編。恰巧鄭和我對於「年度小說選」也存着相當的理想與熱忱；覺得此一工作如果能由大家合作，同心

協力去做，不但可以維持久遠，且能達到更理想的境界。後來，再加上大山與林青，組成了「年度小說選編委會」（六十一年起林柏燕君也加入我們的編委會）。決定「年度小說選」的工作每年輪流由一人擔任主選，其餘的編委們鼎力協助。

幾個人集思廣益的結果，深深地感覺到：除了隱地所說的那一段話之外，還有許多重要的理由，值得我們竭誠盡智去做這樣一件有意義的工作。

第一、廿世紀以來，小說已經占據了世界文學主流的地位。這並不意味着小說已經壓倒了詩歌、散文、戲劇等其他種類的文學形式，也並非某些人對小說特別垂青。而是現代小說發展起飛之後，在形式方面兼容並蓄，在內容方面無限深廣，更能表現人們此時此地的思想、情感與生活；將現代人的心理、苦悶、矛盾、同情、被壓迫與被嘲弄作一個寫鏡。現代小說不但是反映人生、批評人生最適切的文學形式，且擁有最多的作者、作品與讀者。

第二、不只是外國將「年度小說選」當作一件正經事兒做得有聲有色；我們翻開中國文學史或者中國文學批評史，更可以知道，選集對後世是如何地重要。從徐陵的玉臺新詠、蕭統的昭明文選、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、乃至於後來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等等，無不貢獻宏大，影響深遠。如果年度小說選能够做得理想，且一直繼續下去的話，相信不但在當代能促進傑作的流傳推廣與研究評介，後世更能從此看出這段時期文學主流的梗概，給文學史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資料。

其次，要說到「年度小說選」的編選標準。

這是原則問題，也就是編選的理論基礎。一千五百年前蕭統在昭明文選中提出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」的選文標準；四百年前莎士比亞認為：「文學要反映人生；一百年前阿諾德指

出：文學要批評生命。這是我們編選「年度小說選」時所奉守的三個信條。此外，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篇曾提出文學批評的若干原則——「將閱文情，先標六觀：一觀位體，二觀置辭，三觀通變，四觀奇正，五觀事義，六觀官商，斯術既形，則優劣見矣。」他這種內容與形式面面俱到的態度和方法，也是值得我們借鏡的。

在此要釐清文學作品與流俗作品的分別：前者有思想、有主題，能表現人生，批評生命；而後者却只有情節與故事，只能供給娛樂。文學作品在娛樂之餘，總要能再給人一點什麼，或者是淨化心靈的美的氣氛，或者是提昇意志的撞擊力量，或者是拓廣胸懷的新的領域。或者是抒發感情和和諧共鳴。否則，光憑故事情節的曲折有趣，文字的清新秀麗，還不能稱為真正够格的文學作品。西洋文學批評家溫徹斯特說得好：「文學作品既要自身具備永久的趣味，且要有永久的真理。」正和蕭統選文時揭舉的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」道理相通。

在實際問題上，怎麼樣的小說應該列入選集？具備何種條件才是真正的好小說呢？隱地在「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」後記中曾經說過：「個人認為小說中無論主題、人物、結構、情節或故事，其中至少有一項必須特別突出，這種突出是自然的，而不是造作的。」綜而言之，我們選小說的標準，是建立在文質彬彬、內容與形式並重的基礎上。理想的作品，在內容方面，希望能表現一些前人所未涉及的領域，或者比前人挖掘得更為深刻；在形式方面，希望能運用種種創新的、別緻的、更能與題材相配合的技巧。現代人在精神上極度空虛落寞；由於機械文明與生活緊張的壓迫，人與人之間欠缺了解，不解的原因，即在於觀念的隔絕。金桓杰君在「由卡繆談起」一文中說得好：蚊子、魚、鳥不會了解他們的生存意義。人為的環境，政治因素，傳統文化固可

以將一羣人變爲蚊子，另羣人變爲魚，第三羣人變爲鳥。但是在文化交流與若干先覺者的努力下，這些藩籬都會像驕陽下的冰雪般化滅。人，豈是可以永遠被囚禁的！

我們希望：能選到真能衝破人與人之間藩籬、促進人與人之間瞭解的好作品！我們更希望所有的創作小說，都能突破舊作，超越前賢，以建立起真正屬於我們這一代，代表我們這一代，表現我們這一代人類精神文明的文學。

再次，要談到實際的編選工作。

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。衡文之難，一千五百年前的劉勰即曾有明言：「夫篇章雜沓，質文交加，知多偏好，人莫圓該。慷慨者逆聲而擊節，醜藉者見密而高蹈，浮慧者觀綺而躍心，愛奇者聞詭而驚聽。會已則嗟諷，異我則沮棄，各執一隅之解，欲擬萬端之變。所謂東向西望，不見西牆也。」文學批評不是絕對的，即使是最卓越的文評家，也因囿於習嗜、見聞、環境等種種因素，而無法對每一作品作有把握的批評。因此，我們在編選觀點相近的原則下，謀求其所同，尊重其所異，採取了合作編選的方式，期望能免除蔽於一偏之失，以不同的眼光、不同的角度，增加選文的廣度，俾能多選一些各種不同風味的佳作。

④ 實際工作情況大致是這樣的：主選者按月從各報副刊與種種文藝雜誌的短篇小說中提出候選作品，與大家交換意見；主選者可以盡量和其他編委討論，但負責最後的取捨。每到舊年底新年初決定入選作品，函請作者同意。作者同意之後，我們立即奉上薄酬（五十七、五十八兩年僅贈送了幾冊書），並且將校樣寄送原作者自己校對；如果作者願意，他儘可以將原作再加潤飾。從編選到出版，所有工作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仔細而鄭重的。

除此之外，主選者的另一重要工作是：撰寫選集中每篇作品後的「附註」。「附註」的內容包括了簡略的作者和作品介紹，以及編者對此篇的探討。前者提供了原作者的有關資料；後者却說明了爲何被選入的理由。這一點，我們完全同意艾略特的看法——文學批評的任務應包括：（一）作品的說明，（二）趣味的匡正。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，有所謂「標榜的批評」和「象徵的批評」；在西洋文學批評史上，有所謂「判官的批評」與「教條的批評」；放眼目前的文壇，此等偏差的流風仍然昌盛，我們的附註雖一時難臻真正高境，但是却要避免這些流患。可惜的是，在短短的文字中，只能提綱挈領說明作品的特點，而無法詳加剖析。畢竟這只是一部選集罷了。

「附註」原則上由主選者執筆，但是如果其他編委對某一作家或作品領略特深的話，就改由他來操觚。「附註」的文字雖短，然而我們對它的寄望却很高。因爲，我們所選的小說，可能有少數作品，需要多費點腦筋，才能領略到它的奧妙與耐人尋味處，我們願意借用印象派批評理論的一句話：「一切真正的批評家都是敘述他的靈魂在傑作中冒險的經過。」當然，我們也希望能做一點趣味匡正的工作：希望能由「年度小說選」的編印，激發起社會大眾對文學的愛好與正確體認。

到目前爲止，我們一共有六位編輯委員（當然還要再增新血）。我們自知，以此區區數人之力量，要想馬上把「年度小說選」弄得十全十美，是近乎不可能的事。同時，我們都還相當年輕，在文壇上也沒有什麼名氣。但是，我們自信對文學具有十分真誠的愛好與相當程度的體認。我們願意貢獻出一己的心力，來做這樣一件有意義的工作；也有信心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會把一切弄上軌道的。

感謝作者的合作和朋友們的鼓勵與指導！

思兼執筆
六十一年二月

孟婆湯

李喬

「情自纏綿意自癡 迢迢往事繫人思

休嗟兒女鴻毛命 誰識英雄馬革屍」

話說劉惜青從恍恍惚惚暈暈悠悠中醒了過來。定神一看：奇怪。眼前的境地全變；這裏已經不是大海邊沃礁石外，黃泉黑路上的秦廣王宮。她惶然四顧。

「孽魂，到啦！」

是慈祥的大鬍子「查察司」。祂站在左側邊，說話的聲音透着嘆息；背面獠牙的拘魂使者就在自己正背後……

她機伶伶打一個寒顫。

「這裏是——怎麼殿門深閉的？」

什麼，她看清宮殿上的匾額時張口結舌了。十殿轉輪王，居然來到幽冥地府第十殿！

查察司和拘魂使者好像在商量什麼。

這座宮殿，和城隍廟以及秦廣王宮的基本結構都差不多，不同的是牆瓦樑柱，全呈錦黃色；正殿左右其他奇形怪狀的建築也同一色調。這裏地勢高亢，殿前遼闊，面向正東，迎着紅塵萬丈

的三千大千世界；殿角燕翅繚繞五縷七彩祥雲，旋向東方諸天。在這裏，陰森的氤氳很淡，祇感到一股濃重的蒼涼和逼人的莊嚴勢態。

「嘿！那邊誰來了？」拘魂使者目明眼快。

宮殿右後側是一棟奇矮奇長的房子；房子的另一頭接到和正殿齊高，類似碉堡的建築物。不錯，矮房子的門敞開一扇，一宮裝女子袅袅婷婷走了過來。

「驅忘女使參見查察大人！」女子福了一福。

「請問使者：今天轉輪聖殿……？」

「今天是地藏王菩薩佛辰呀！」

「呵！果然忘了。今天冥府休假，天地同度哪！」

「是何方……冤魂嗎？」驅忘使者一臉驚容。

「一言難盡，我們讓她早日出世歷劫看看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就暫寄小使處，明日提堂如何？」

劉惜青偷偷向這位什麼女使瞥一眼。查察大人說的話，像利刃尖刀，句句刺入心坎，她抽噎着，臥伏在地上。

「起來吧，神鬼全走啦！」

她遲疑畏怯地爬起來。她現在什麼都不敢想，乖乖地跟上去，進入奇長的矮房子。關上了門，沒窗戶也不點燈，屋裏却十分明亮，桌上全是大大小小的茶壺茶杯之類。

「坐下吧！咱們談談！」

唔……這個聲音有點熟呢。她煞住要下跪的身子，緩緩站直，然後緩緩抬頭瞧去。這個女使的穿着形貌，就像電視機上仕女一個模樣。

「阿惜姐，我一眼就認出妳了。」

「噯？您？」她感到全身筋骨要收縮起來似的。

「阿惜姐，記得嗎？姐妹淘私底下喊妳閨婆惜不是？」

「您是誰啊？快告訴我！」她激動着，淚水直流。

「中秋節跳入茫茫圳的，可想起來？」

「……雲香！您是那個雲香妹子？」

「嗯，六月了。阿惜姐，妳怎麼也……」

「……」她放聲哭了，像江河大決堤。

「阿惜姐，妳的黑三郎宋江，還好吧？」

哈！黑三郎宋江，姐妹淘真缺德到家！不過，黑三是待我很好，那段同居的日子。嗯，名副其實的黑三。可是黑三死了，死在遙遠南方的戰火。

「那時候，姐妹們常到妳香閨鬧玩兒！真的，妳那棟公寓不錯。」

那棟公寓不錯。啊！公寓！公寓！公寓！

「那時，私底下，都羨慕着妳，妳是能在苦澀出入自如的人！——在苦海出入自如？出入苦海？是的，四十歲都過了，還出入苦海！而今呢？哈哈！

「哈哈！哈哈……」她終於淒厲地笑。

「對不起，我扯到那裏去啦！——妳，怎麼過來的？三年了吧？到這裏應該是離開人間三年的。」

「不，一個禮拜不到！」

雲香不相信的樣子。走過來，翻翻她的眼皮嘴唇，捏捏她的指甲，又睜大眼睛看她，然後表示相信了。

「我死不瞑目！」

「服安眠藥過量，還是吸毒？」

「我好幾年不碰毒品了。」

「那妳……？」

「看這裏……」她昂首揚起下巴，讓雲香看那深凹的紫紅勒痕。

「怎麼回事，被人勒……？」

「客人！一個祇玩一次的客人！」

「有仇？還是心理變態？」

「都不是。是過失——法律上叫做什麼過失致人於死……」

「對方呢？那個兇手！」

「他，哈哈，當然被判刑啦！」她淒然一笑。

她說着說着，居然心中不那樣悲苦怨恨了，看雲香妹子那氣鼓鼓的樣子，真是心疼又有點好

笑。

雲香說，反正漫漫長夜，姐妹重逢，誰也睡不着，不如把整個過程說來聽聽。她想，有些事實在難於啓口，縱使身爲死鬼，也沒法對着故人覲覲直陳，倒不如把在幽冥地府第一殿秦廣王那裏審理的情形，摘要傾訴一番吧。

雲香投過來溫柔期待的眼光。於是她娓娓道來：

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死死生生，死死生生。

有一段時間的遞變演化，劉惜青的記憶閭裏，完全是空白，或者說，她把一段時空完全遺失了。

記得那是一股強烈的憤恨，痛楚，窒息，然後就昏昏噩噩地被挾持着來到一座廟宇。她先看得到「威靈顯赫」四字，然後是「府縣城隍」。這裏是城隍廟。她想。唔，不，不是廟；這些泥塑塗金的神鬼怎麼都活生生地動了起來呢？

她暈了過去。因爲城隍老爺旁邊一位虬髯鬍子向她開口問話啦。或者不是暈過去，是跌進深邃的夢中吧？當她再度醒過來——也許不是醒過來——總之，細碎零散的意識感覺逐漸凝集，分辨出自己的存在時，她從地板上掙扎着爬起來，她看到一位帝王裝束的圖畫中人物。

這裏是一座輝煌燦爛的殿宇。祇是不像是圖畫，也不像是戲臺上，因爲這裏什麼都那樣實實在在的，冷冷的，她能感覺出來。

「哎唷！」她呻吟一聲。她瞥見右面站着的是兩個紅臉凸頭的怪物。右邊的是張飛臉黑胖子，這位不就是傳說的鬼王判官嗎？

「劉氏惜青，醒過來——鎮魂使者何在？」好冷的聲音。

她剛一抬頭，正好看見一角杏黃色三角旗在眼前一晃。頓時，她完全清醒過來，心底鎮靜而安詳。

「啓奏聖王：劉氏冤魂一具，由門灶二神送到府縣城隍，因查無資料，依新規定，十二時辰內押解本殿，俯請聖裁！」

說話的是五綵長鬚子官兒，滿和藹的。她看見了，匾額上寫的是「一殿秦廣王」。不錯，這裏是第一殿。她想。

「爲何資料全無？現在冥府事繁……」這位玉面俊臉的秦廣王脾氣大概不好。

「劉氏陽壽該得六十又六，暴斃於四十方五！」

「如何死法？」

「勒頸斃命，用海綿乳罩的繩子！」

「何謂海綿乳罩？」

「那是陽間淫穢之物……總之，是凶亡！」

「……」聖王鳳目微闔，臉色更冷更怕人了。

「押到二殿楚江王處，推入狐狼地獄治她一個春秋再說吧！」鬼王判官說，一把破鑼嗓子。

「現下地獄魂多爲患，照新規定……」

「依查察司意見呢？」聖王說。

「依微職意思，在本殿審判清楚——因本案情形特殊，陽間判決也頗不可解……」

「兇徒可曾捉來？」

「兇徒尚有五十年陽壽！」

「好長的命！此魂與兇徒是宿怨還是新仇？」

「沒有。此魂乃煙花女子，賣身爲業，與外人無爭！」

「然則何來如此殘毒手段？」

「陽間是越來越不可解啊！」

「無因有果，豈有此理！」聖王的玉盤臉兒陡地湧上紅暈，威猛地說：「兇場在何處？何故下毒手？」

「這個，這個……」查察司搓手撚鬚開口不得。

「從實說來！」

「在牀上，交媾之際！」

秦廣王驀地從寶座站起來，目光像兩道冷電，寒芒閃爍不已。祂下達命令：著劉氏照寶鏡去，由鬼王判宮主審，吉凶兩鬼判陪審；查察司旁證。

等到她——劉惜青抬起頭來，秦廣王已失去踪影。她被紅臉凸頭的吉凶二鬼判引到殿右的高臺上來。

這是圓頂拱門的建築物，四十九段臺階烏亮而冰涼，非鐵非石，也看不出是磨石子或地磚砌成的。上了臺階。她馬上聽到千絲萬縷幽幽細細的哭聲撲過來。

可是除了押她一道來的神鬼外，她竟看不到任何鬼形人影。